

山雨欲來風滿樓 ■ 蔡欣齡

瀛苑副刊

午後雷陣雨下得犀利，河邊水氣、山上雲氣瀰漫。是的，又過了一年；風撩過我的長髮。

遞一匙燙口的濃郁。

荷霞坐在教室最後一排，不大開口，很少抬頭張望四周，更難得一笑，但真正令人森冷的是臉頰那一塊青色，記苦……。我和她的情份，也許緣繫於此，天命不違的來；我、無奈和恐懼，隨著舊痕新傷，前仆後繼、狂奔而式裡：講們默默交流，不多言語，把未來寄託在文法和公式裡；講義刻畫出摸索的軌跡，試卷承載了無限壓力，分數硬冷冷地訓練我們堅強，讓不搭調的眼淚僵著流。

仔細啜取唇邊的苦澀。

經常相約在麥當勞，妳教我欣賞奶精柔媚的迴旋舞，品味口感的香醇。起先，我努力漠視青色影子，漸漸的，習慣專注於沈鬱的眼眸，最後，我什麼也見不著，一切的位置，心知道。那天妳沒來，明白妳的一臉別會。妳的淚堤……。那晚，聽妳迴旋舞，靠沒察覺對面吐露，窗映射著逐漸走近的乾的經驗。印記所賦予的成長經驗。

「我比你早一年，算算也有七百三十萬年了。」可惜他們聽不見我們的談話。

「一年算什麼，現在大家都在這裡。」士商和松商，妳和我，還有其他高中生。

「聽！打雷耶。」

「怎麼沒有雨聲？」

「我不是跟妳說過，要先刮風之後，才會下雨嗎？」

「哦，七百二十九萬年前的夏天，都那麼久了……」

提起咖啡杯，洗淨一環又一環的尋思。

2010/09/27